

玩雪

文/摄 陈杰

小时候在北大荒牧场,每当初冬第一场雪花飘落,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。在北大荒孩子的眼里,雪不但好看,更好玩。我相信,每一个在北大荒长大的人,都会有玩雪的经历。北大荒孩子对雪的喜爱,几乎是与生俱来的。玩雪,让孩子们智慧得到了超常的发挥,心灵得到了陶冶,意志得到了锻炼。

在雪地上踩出一道道胶轮蹦蹦车的车辙,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雪后玩的游戏。游戏很简单,在未被踩踏过的雪地上,几个小伙伴并排站好,把两只鞋跟并拢,鞋尖分开,然后,一点一点向前挪动。需要注意的是,向前移动的步子一定要控制均匀,和车轮胎上的纹路相似。很快,一道道胶轮蹦蹦车的车辙就清晰地印在了雪地上。再看身边的小伙伴,一个个仿佛变成了蹦蹦车司机,一脸的兴奋。忘记这是谁发明的游戏了,真该注册专利的。当年,在我们牧场,最先进的运输工具,就是这种胶轮蹦蹦车,每天都砰砰地穿梭在牧场的各种路面上,载货,当然也拉人。能坐在车斗里兜兜风,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快乐的事。

入冬的第一场雪飘落时,天气还不是很寒冷,这时的雪柔软而富有粘性,非常适合滚雪球游戏。在洁白的雪地上,随便抓一把雪,揉成小皮球一样的雪团,然后放在雪地上轻轻滚动,雪团不断地把地上的雪粘到身上,很快,就变成篮球大小的雪球了,继续滚动,雪球会越来越大,滚动起来也越来越吃力。这时候,就需要几个小伙伴一起上手了。大家纷纷甩下手套,挽起帽耳朵,喊着号子推着雪球不停地滚动,再看小伙伴们,浑身热气腾

腾,欢笑声在寒冷的天空回荡着。

把雪球滚成后,接下来就该堆雪人。在家乡牧场,堆雪人常常是和清雪劳动连在一起的。为了生活的方便,每次下雪后,人们都要把院子和人行道上的雪清理到不碍事的地方,自然的就会形成很多高高的雪堆。用锹铲稍稍加工,就成了雪人的身躯,再把刚刚滚成的雪球安上去,一个雪人的雏形就完成了。下一步,就该精雕细刻了。小伙伴们争先恐后,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。为雪人安上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耳朵,再弄一顶草帽,一个雪人就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了。

在寒冷的冬天有雪人陪伴,是北大荒孩子的乐事。几十年后,当我在街边看到人们制作雪雕的场景,总是驻足观看一会儿。看到工人们手持铲刀的身影,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堆雪人的游戏。我甚至想,制作雪雕的技术,一定是受到了堆雪人的启发。

当北大荒的孩子在洁白无瑕的雪中疯耍时,最常上演的一幕是打雪仗。打雪仗一般要分成两伙,开战前,双方都会精心准备好充足的弹药,所说的弹药当然是团好的雪球了。北大荒的孩子天性中就有勇敢剽悍的性格,战斗的号令一下,人人奋勇,个个争先。洁白的雪球不时地落在一些伙伴的身上、头上开花。一场雪仗,常常没有赢家,也没有输家,往往打到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了,便自觉地鸣金收兵。刚才相互厮杀的对手,马上握手言和,簇拥着离开。几十年后,想到那场面,还感到温馨。

进入老年,对于玩雪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,在南方出生的小孙子童童,对雪竟然也有一种天生的喜爱。6岁那年第一次在哈尔滨看到雪,他就被洁白的雪花迷



住了。那天,我们一家冒雪驾车去商场,出来时,路上、车上落了厚厚的雪,只见童童小心翼翼地用小手抓起一把雪,放在眼前仔细地看了好半天,脸上布满了惊奇。当天晚上,在妈妈的指导下,他第一次写下了对雪的印象:白白的,凉凉的,软软的。童童爱雪,每次外出,他总会离开路面,到雪地踩踏一会儿,边踩踏,边发出一阵阵惊叹。为了满足童童对雪的兴趣,儿子儿媳带着他和朋友的一个小女孩一起来到一处雪场,在洁白的雪地上,两个孩子简直玩疯了,他们一次次拉着爬犁从高处滑下,一次次在雪地上翻滚,一次次捧起洁白的雪洒向空中……红红的笑脸,像盛开

的花朵,在冰清玉洁的世界里,显得那样美丽。

北方的冰雪,给童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雪场回到家里,童童通过视频,激动地把自己在雪地的经历绘声绘色地讲给了远在南方的姥姥,让姥姥也一起分享他的快乐。

只在哈尔滨度过短短的几天,童童就完全被这里的冰雪吸引住了,从那以后,回哈尔滨玩雪就成了他美好的愿望。看到童童在雪地上玩耍的情景,我总会想到自己的童年。真希望家乡的雪花,永远印在童童的记忆里,希望他的人生能如雪花一样纯洁无瑕、坚强无畏。

我的特殊小讲台



文/摄 李枫

那个约一米二见方的小讲台,静静地摆放在教室黑色的大讲台之上。上午的阳光斜斜照下来,金黄的木板反射出耀眼的光芒,那光芒从讲台边

升起,向窗外扩散,半个教室都被染得金灿灿的——这不是梦境,不是幻觉,是2015年5月27日早上的8点多,我看到的场景。

那一天的那一幕,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是星期三,我依旧早早地从西城赶到东城的老年大学讲课。像往常一样,我一边和同学们唠嗑,一边噼里啪啦地开电源、放投影。按照惯例,我把窗边的椅子搬到讲台上,因为我的腰腿有毛病,不能久站,老年大学允许老年教师坐着讲课。

“李老师啊,你试试咋样?”不知何时,班长张大哥举着一个方木匣子站在了我身旁。“啊?”看着我愣愣的眼神,张大哥解释道:“李老师,我看你坐大讲台上有点别扭,上课时总往上伸头,多累啊。我给你做了个小讲台,说不定能有点用。”“你做的?大哥,你也太厉害了,谢谢你啊!”我赶声道谢。

张大哥可能怕耽误我上课,用脚扒拉走椅子,两手很快把一个木质的方匣子扣到大讲台上。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客气,上课铃响了。

增加这半尺多高的“小讲台”,我坐着比原先高出了一头,恰到好处地能看着同学们讲课了,坐在后面的同学也不用左顾右盼地“找”我,课讲得轻松而自在。

阳光均匀地洒在教室里,不知不觉,下课了。

我走下讲台,过去感谢张大哥的细心观察和辛苦制作,夸奖他手巧。同学们也围到张大哥旁边,众星捧月般夸赞,让这位班长大哥笑得合不拢嘴。

原来,他年轻时在中学当老师,办公室旁边的屋子是放杂物的,那里成了他的工作间。每天放学后和周日(那时不是双休日),都是他甩开膀子大干木匠活的时间。

从那以后,我讲课就舒服多了,张大哥也成为了我的挚友。

过了很多年,我跟张大哥说:“那

小讲台太重要了,世界上独一无二,家人和朋友都说你尊师重教。”“哈哈哈,这还说大扯了呢。”张大哥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写满了豪迈和真诚。

征稿启事

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,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;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,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、诗词也可以投稿;本报设立《贺寿》栏目,家中老人寿辰,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,留作纪念!

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、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,那就快快参与吧!投稿邮箱:shbxyy@163.com(注:本版《书画斋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,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大号)



冰开鱼跃冬捕热

2026兴凯湖冬捕节开幕 02



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



「拍照+陪伴+向导」让旅途出片更出彩

冰城陪拍服务

让美照一路同行

03



哈尔滨天气预报	18日	日夜	晴	-18℃	西南风2-3级
	19日	日夜	阴有小雪	-17℃	偏西风3-4级
	20日	日夜	晴	-18℃	偏西风3-4级

更亲 更近 更懂你



龙报新闻客户端

报料热线

4种报料方式
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
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

